



不歸路——紀念我父親（上）

◎ 凌勵立

每想起我父親，總覺得那麼深厚的父女情是和那麼一個時代交織在一起的，免不了心情沉重和悲哀。那麼一個時代，對很多人或很多人家都是一個悲劇，而對於有父親那種個性或性格的人來說，更是痛苦的。我是父母親的長女，和父親接觸多一些，即使是斷斷續續的，甚至是若隱若現的。我對父親也許在很多方面不夠理解，這就是那麼一個特殊的時代所必然造成的。

尋根

我父親凌惠之，小名天生，一八九二年九月三日出生於浙江省新登縣，那時屬杭州府，今改名杭州縣。小時候我看到家裡有一本簡單的家譜，其它全不記得，只記得老家在「青山腳下陳家村」。我覺得這地名很羅曼蒂克浪漫的，所以牢記了。我從來不知道老家在哪裡，也不知道還有沒有人認識我父親，但是一九八六年我心血來潮，想去尋根。最好的辦法是去拜望三姑媽凌蘭英，她是父親三妹，嫁給新登鍾家，一輩子沒離開過新登。她們家是貧農，原來很苦，子女又多。解放後好多了，子女都有好的工作，有的在北京、上海、寧波等大城市，有的當了解放軍高級幹部，在家鄉的也有很好的職業。於是我、勵蘭妹、外甥女范

湘貞和她丈夫戴國豐一伙四人，去新登尋根了。在那裡盛大熱情的歡迎場面，可惜不可能在這裡細說。我們去後才知道，凌家在另一個地方，需要有人帶我們去，可惜當時沒使人。當然，我很想去，因為父親在國民黨軍隊撤離西安去台灣途中，因患肺病在四川華西垣結核病醫院去世，身邊只有一個怕抽壯丁從新登逃到西安投奔父親當他的勤務兵的家鄉人。那人解放後被遷返新登，分配在商店裡當職工。我不知道那人姓名，只知道他叫「青面孔」，也許臉上有青痣。只有那人最了解父親最後的情況了，我們應該去找他，這次錯過了機會。但是我總算看到了新登，一個富裕的山區大鎮，現屬富陽縣。附近是美麗的新安江，青山綠水，我父親祖祖輩輩的居所和故鄉。我非常高興看到了三姑媽全家。和中國一般農村一樣，親戚戚戚都住在附近。我們去時，臨時召集來的就有四五十人了。大家都告訴我們誰家誰家的又蓋了新房子，好興奮，好驕傲，可惜我們沒時間去拜訪。我喜歡我們山區裡的親戚，淳樸、忠厚、好客、熱情。此行使我對我的故鄉新登有極好的印象。

其實，我祖父因為信了基督教這個洋教，已被凌家逐出家祠。祖父早亡，祖母凌柴氏帶著我父親、叔叔凌惠黎、大姑母凌桂英、二姑

母凌秀英、三姑母凌蘭英到浙江嘉興北門教會傳道。我父親小名天生，叔叔小名天喜，聽說信教的家庭喜歡給子女名字裡安一個「天」字。父親在江蘇鎮江師範著名西醫蔣懷仁學習西醫，那學校叫「大衛醫學學校」。畢業後他去江蘇揚州掛牌行醫，在揚州認識了在大鹽商戶公館教少爺英文的我的母親羅愛珠後改名清融，自由戀愛，結為夫婦。我是他們的長女，一九二零年在揚州出生。叔叔就在嘉興著名教會學校秀州中學念書，他的英文很好，我出生後英文名字「Liz」就是他起的。後來他到上海外商昌興洋行工作，是高級職員，也在教會裡擔任長老，熱心事奉神。大姑母一生專職事奉，和祖母一樣，在嘉興任傳道人。她的兒子是我敬愛的大表哥蔡志榮。他從杭州之江大學畢業後，長期在著名的廣州真光女中和上海市西中學任物理教師。二姑母嫁給浙江臨安的沈家，他們是地主，因此子女都受過大學教育，也有做醫生和教授的，和三姑母的境遇完全不同了。但是祖父的所有的五位子女和他（她們的下一代，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為人忠厚善良，身體力行，蒙神賜福。我為有這樣的長輩而感到幸福，因為他她們是我的榜樣。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依靠。他的兒女，也有避難所。」（箴十四 26）

「行為純正的義人、他的子孫是有福的。」(箴廿七)

信神的祖父，為了信仰被趕出家門，他早早進入了天堂的門。

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

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特別寶貴，因為這樣的日子太少了。

我三歲隨母親去浙江上虞，她在那裡任小學校長。五歲時母親送我去嘉興，和在北門教會傳道的祖母和大姑媽在一起，我在那教會正規的幼兒園上學。父親一直在上海行醫，主要在家中掛牌。家裡有外婆持家，還有比我小二十個月的妹妹勵蘭。六歲時我和母親都回上海，但她不久又出門，因為母親非常活潑好動，喜歡跑碼頭，常常更換工作地點。這時我就經常和爸爸在一起了。

爸爸是個和媽媽性格完全不一樣的人。他為人忠厚老實，沉默寡言，含蓄內向，不善於交際。他辦事認真，一絲不苟，有條有理。他十分愛清潔，藥廚藥箱整理得乾乾淨淨，皮鞋總是擦得亮亮的。我總記得他常拿著一個雞毛掃子，東掃掃，西拂拂。在不少有這種雞毛掃子的人家，小孩是很怕它的，因為那是打屁股和打手心的傢伙，而且多數是父親動手。我們沒有那種恐慌心理，因為爸爸是性格溫和的人，極少動肝火。我知道那掃子是掃灰塵的，爸爸是有一點點「潔癖」。他在家看病不很忙，病人不多。但是他還有些兼職，如為附近的世界大戲院當職工的醫生，還擔任我家所在

的青雲路「上海大學」的校醫。這大學原來是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我後來才懂得。我在這裡要附帶寫一筆，因為這上海大學給我印象極深。

我們住的恒裕里是石庫門房子，住進去時剛蓋好，住戶不多。恒裕里在閘北青雲路，那時青雲路比較偏僻冷靜。上海大學就在青雲路，爸爸帶我去過。只記得有很多樹木，大學隱蔽在樹林裡，從馬路上不容易看到。我記不起那時我怎麼會去我們恒裕里內的一戶人家，在一間小小的亭子間裡，擠滿了男男女女的年輕人，又說又笑，好熱鬧！房間裡生著煤爐，在上面燒東西吃。我那時可能是七歲，喜歡和大人「軋淘」上海話交朋友，何況那些人還不是真的「大人」，只好算大小人。我很喜歡去那地方，都在晚上。不料，忽然有一天清晨，弄堂裡的人交頭接耳，說出事啦！那些學生晚上全給抓走啦！我心裡倒不是害怕，而是悲哀。我想他們怎麼可能是壞人？當我長大一些，明白他們原來是共產黨。我想起他們，到現在心裡都難過。這些可愛的年輕人，會被殺掉嗎？我遇到的這件事，一直很難忘卻。那事發生在一九二七年左右，那時我才七歲。

父親晚上沒事辦，有時也帶我去世界大戲院看電影。也許父親替那些職工看病，看戲有些優待，否則父親比較節約，不大會花錢玩的。看的戲五花八門，如「火燒紅蓮寺」等，都是無聲的默片電影。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只有一個鏡頭：一個老頭兒在和一個美女並肩坐著喝酒，突然那個美女變成一付骷髏。我那

時很小，不理解其中哲理，但因為感到害怕，一直會想起那個鏡頭。

我六歲時，父親為我報名去弄堂內的小學上學。那小學叫旅滬寧波同鄉會第九小學，校長叫曹成才。雖然戶時不必向老師叩頭拜師，爸爸還是帶我恭恭敬敬去見老師。我因為已認識很多字，跳一級讀二年級。學生不多，課堂也少，一個教室有時坐兩個年級的學生，我妹妹就坐在我旁邊。我愛念書，不需要父親督促，每學期都捧回家兩張花紙，一張是「勤勉證書」，表示從不缺課，另一張是「褒獎狀」，獎勵我學業優異。父親和外婆為我的優秀成績都好高興。但有一件事不敢告訴他們，就是我在學校裡挨過一次「打手心」的體罰。班裡有個老師，天天帶副藍色鏡片的眼鏡。他最凶，經常要體罰學生，主要是男生。他用一條棍棒打屁股，還要脫褲子打。有時打手心，學生先把手心在石頭硯台上涼一涼，再上去挨打。有一個男生名叫沙德明，笨得不得了，書老是背不出，天天打屁股。有一天，藍眼鏡老師實在沒辦法，問哪個同學可以幫他讀書，要擔保背得出，背不出就打擔保人。同學害怕都不出聲。我心裡可憐沙德明，還仗著自己功課好，蠻有把握試試看。不料正中藍眼鏡的鬼計，沙德明還是背不出，我要挨打手心。我學著其他人的經驗，先在硯台上涼涼手心，鼓足勇氣上台挨打。這下子知道打過的手心有多麼痛、多麼燙，可說是火辣辣的燙！我忍著眼淚回家，還不敢告訴父親和外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挨打。



「前後」和「明暗」的事奉

◎蒼述

父親和外婆一起持家。爸爸交給外婆每次一大把銅板，外婆每天省吃儉用，日子過得也蠻好。有時也有一些額外的收入，就是藥廠逢年過節給父親送來禮品。一個大盒子裡裝好多東西，除許多藥品外，還有些好吃的補品，如乳白魚肝油，好力克等。「好力克」這名字很怪，所以我記得。另外還有些

天廚味精之類。每次大盒子來，我就搶著去幫爸爸拆，希望裡面多放些好吃的東西，因為我們家裡錢不多，有些東西從來不買的。

父親在家病人很少，他在北四川路一個大樓裡租了辦公室掛牌開業。他不善於交際，病人還是很少。我和妹妹也去過那裡，真是冷冷清清的，坐冷板凳。那時舅舅在國民黨軍隊裡

地位已很高，他介紹父親去軍隊當軍醫，父親去了。那裡知道從此走上一條「不歸路」，如此孤單，如此艱辛。那也是一條苦難的歷程，是他獨行之路，不可能被其他人，包括家人所理解。過去我真的不理解，現在想起父親，心裡沉痛，無法言喻，也永遠無法解脫。(待續)

俗語有云：職業無分貴賤。故此，祇要職業是正當的，就是光明正大令人敬佩的。故此，一個清潔工人和一間大公司的總裁，一樣該受到別人的尊敬。但是世人看職業卻有高低、前後之分。「高低」是從薪金的多寡來判定，「前後」是從職業是否顯眼而定，例如：在電視台的廣播員，就是大眾看得見的，也是別人羨慕的「前面」工作，負責燈光，音響等等，就是在「後面」的工作，是別人看不見，效果也不顯明的。

在神的家——教會，事奉不但有「前後」更有「明暗」之分，在「前」與「明」的事奉，是別人看得見的事奉，如教會的牧者、主席、

詩班班員和指揮、團契的負責人等等，而在「後」和「暗」中的事奉，是那些不顯眼，果效也不突出顯著的，如禱告、探訪、在聚會時負責搬抬桌椅、派詩本、預備茶水、看顧嬰孩等等。但是，無論你的事奉是「前」或是「後」，是「明」或是「暗」，在神眼中看為同樣的重要和可貴。神看人的事奉，是看他是否忠心：「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太廿四45-47)主要稱讚他為「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太廿五23)故此，祇要你盡自己所能，向神盡忠，事奉得甘心樂意，就能討神的喜悅。